



白色的孤挺花

◎尹画

罗大佑有首歌,大家都耳熟能详,歌名叫作《爱的箴言》。鲜为人知的是,这是罗大佑特地为邓丽君写的歌。更鲜有人知的是,此曲最早的版本是日语版《白いアマリリス》,中文译作《白色的孤挺花》,作曲仍是罗大佑,填词则是日本词作家羽冈仁。当然,日语版也是由邓丽君演唱的,收录在她1983年6月发表的日语专辑《旅人》之中。

孤挺花是什么花?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,勾起我的好奇之心。

去网络上查询,颇感意外的是,孤挺花竟是朱顶红的别名。朱顶红我是熟悉的。诚如其名,花是正宗的红色,热烈、灿烂,像一团燃烧的火。闺蜜曾养过一种名叫“双梦”的荷兰重瓣朱顶红,开出的花朵是深粉色的。但我从来不知道,朱顶红竟还有白色的品种,且还有个文艺的别名叫做:孤挺花。

在网上看到了白色的孤挺花,一枝细细的绿杆子擎起一朵大大的白色花朵,满含孤独、忧伤和倔强,与常见的喜气洋洋的红色朱顶红气质迥异。遂明白了,白色的朱顶红并不适合叫朱顶红,此时叫它孤挺花才更恰如其分。

生活中未拍到孤挺花,读书时倒是看到了它两三次。

纪德在游记《乍得归来》中,写他在非洲恩冈代雷的洼地周围看到数不清的孤挺花。花大,有时一个梗上竟同时开七朵,闻着有点漂白水味。在另一处洼地河床里发现另一种孤挺花,更大,全白。在一半被水覆盖的沙滩上,看到第三种孤挺花,六片长长的花瓣,白色。——在纪德的文字里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孤挺花是白色的。或者说,只有当朱顶红开白色花朵时,人们才爱称呼它为孤挺花。

黎戈在《时间的果》里写过一篇关于梅·萨藤的文。晚年的梅·萨藤隐居在海边,家里遍植鲜花,她在日记里记录了她与花草、大海、日出、猫狗、书,还有孤独相伴的隐居生活。独处使她保持着距离,种花蒔草之类的家务劳作成为心灵的禅修。在漫天大雪封门的季节,她都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种子目录,在想象中遥望未来一年的一片梦田,花朵成为爱意的一种寄托,用梅·萨藤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在暴风雨中的情人和我望见的白色孤挺花之间有一个可行的过渡。”

人们为什么热爱花朵?除却它的视觉观赏美感外,乃因花朵还能诉说温暖,成为美好生活的寄托载体。比如梅·萨藤对独居生活细微的感知,又比如《白色的孤挺花》中所唱“第一次与你相见的时候,你领我到公园摘下一朵白花,插在我的头发上当作装饰,至今能感到你手的温暖。在回忆里绽放的花朵啊,是白色的孤挺花,我要把你对我的爱,一直当成最重要的事……”



新枝春意

◎花鹃

如果人生没有离别

◎范慧琴

相聚的时间仿佛加快了几倍速,攒了一年的话还没说完,又不得不万分不舍地向家人挥手作别了,这是每个人离开时最害怕面对的一幕。

最近看了太多离别的视频,年迈的母亲步履蹒跚地拽着儿子的手,舍不得松开,像个复读机一样,叮嘱儿子照顾好自己,话说了一遍又一遍,儿子脱开手让母亲留步,转身的瞬间泪如雨下。

一位母亲红着眼眶轻描淡写地说:“昨晚聊得太晚了,我睡一觉就好了。”车子缓缓离开了,她一边笑着向儿子说再见,一边追着车子,笑着笑着就哭了。车已经开出了他们的视线,白发苍苍的父亲还站在原地,久久地望着儿子离开方向,抬起胳膊、揪着衣袖不停地抹泪。

被泪水浸湿的刘海歪歪扭扭地贴在小姑娘的额头上,她泣不成声地一直跟着车走着,哽咽着向车里的父母说:“爸爸妈妈,儿童节一定回来看我跳舞,下次过年早点回家……”

一次次离开时的不回头,是不忍再看身后越来越小的身影;一幕

幕离别的场景,感同身受。有人说,如果没有离别该有多好,就不会有忧伤。有人说,人生幸好有离别。而离别是新一轮思念的开始,因为有了离别,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相聚的时光。

刚记事起,因为一家人的生计,父亲常年在外务工。每到过完年的时候,我就开始焦虑,害怕父亲又丢下我们,一走就是一年。

想和母亲一起去送父亲,又害怕看到父亲拎着军绿色大包登上大巴。父亲一遍遍给母亲叮嘱着家里的琐事,我站在中间无心听他们说话,只希望去火车站的大巴慢一点开来。

父亲离开家的日子里,每次走在马路边上,看到对面有大巴停下,我都会下意识地停下看看,盼着父亲能从车上下来,从农耕时一直盼到家家户户杀年猪。

有一年,父亲临走的那天上身穿了件卡其色西服。再想起他时,他总是穿着卡其色西服,慈爱地对我笑着。一个下午,我正在家门口玩着,忽然看到一个穿卡其色西服的男子从我眼前走过去了。我开

心地喊了起来: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一边喊,一边追,他走得非常快,我使尽全身力气跑着,还是追不上他。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,闻声也跟着跑了出来。

男子走到巷子尽头拐弯了,我发现认错了人,放声大哭,接着被脚下的石子绊倒了,右边眉头磕在水渠边上,流了很多血,母亲追上来抱着我就往医院跑。虽然处理得很及时,但我的右眉上方还是留了块小疤。

几年后,父亲结束了春去冬才回的日子,但思念亲人的滋味深深扎进了我的心里。想起聚少离多的那些日子,心里反而会流出一股暖流,让我感谢那段时光。正是那些想念和煎熬,让我懂得相聚的不易,也从心底默默告诉自己,不管是否逢年过节,只要和父母在一起,我都要好好表现,让父母开开心心。

林清玄说:“人生里有离别是好事呀!”如果没有离别,一切就不会那么动人,人就不能真正珍惜相聚的时刻,人间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。只有知晓了离别的重量,才会更加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日常,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聚。

芬芳一叶

◎

动物凶猛

◎朱朱

去日本的时候是6月,樱花落了,富士山上也没有雪,除去商场里买买买赏心悦目以外,最开眼的就是路边的小餐馆。街道蜿蜒,挂着灯笼的小店颇有情调。指望一行十几人都坐在一起那是成不成的,店家只允许四人一桌,一家店只准同行两桌人一起进,据说是怕酒高了人多会闹事,于是另一行人便在不远处的小餐馆再凑一桌。从前总觉得异域的风情有多美妙,只两三天就有些吃不消。食材看着很新鲜,可是太新鲜了,除去切片的三文鱼美味得令人赞叹以外,其他的都令人胆战心惊。

小林姑娘坐在餐桌前突然大叫一声,指着盘子里的鲍鱼说那块柔软的肉还在动,食用方法也如倒退了几朝。一盘子新鲜鱿鱼上了桌,剥得须肉分明,生红的触角在白盘子里蠕动,也有胆大的,夹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说,嗯,吸盘吸力挺大

呀。听得人汗毛乍起。众人对从前热爱的天妇罗也失去了兴趣,寿司倒是正宗,只是清酒度数太低了。有一日,店小二将店里库存悉数掏出也没能够,只能去隔壁小店借。真不知道店老板的担忧从何而来,怕是他从前的客人都酒量太差了。

生吃也不是全无好处,喜爱轻食的不敢多吃寿司,因为碳水太多,拿着一旁洗净的生菜就嚼,鱼倒是好东西,但因为太生不敢多吃。可以生吃的鸡蛋看着不错,蛋黄红艳艳的,但如果没有拌着米饭,仿佛没了背景的衬托,有些孤独感。同行的大梅点了铁板汉堡,虽然都是生牛肉,但是口感好嫩,后来看到墙上的配图,才知道原来那些生肉是需要自己在面前的铁板上烤一烤才能吃的。一瞬间,内心和胃里宛如高速通过千军万马。

国内生吃的历史早从隋朝就开始了,有一道菜就是用鲈鱼切片

加橙丝调料拌制而成,虽然美味,但是古代卫生条件差,《后汉书》里就提到,东汉广陵太守因喜爱吃生鱼而得了肠道疾病,好多医生都束手无策,后来找到华佗才保住小命,但好了之后仍是管不住嘴,终因贪食而一命呜呼。

能端上桌生吃的食物都有新鲜的自信,那些红烧和油炸的食材,年龄和经历总有些让人生疑。清蒸虽然极大保留了原汁原味,但跟生吃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,人类从生吃到吃熟食,再到生吃,每一步都是历史的进步。只是,从前生吃的野蛮是因为无知,而现在的生吃则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

总觉得人是比动物更凶猛的物种,其实未必。敢于生吃不一定是勇气,不喜生吃也不是胆怯。或者未必是谁更凶猛的问题,而是人类时有狂妄和自大,不能始终保持敬畏和冷静的头脑。

心窗片羽

◎